https://doi.org/10.37420/j.pir.2024.019

冰心的日本异文化体验

任克
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摘要：冰心 5 年驻日生活是再认知日本的重要时期，此期间在异文化体验过程中可以看到冰心积极的一面，同时与异文化的摩擦也给冰心带来不适感。本文通过驻日期间的访谈录、友人往来书信、公开媒体发表的言论等资料为主线分析冰心对日本的再认知过程以及异文化体验受容的姿态。

关键词：冰心；日本；异文化体验；再认知；受容

Bing Xin's Experience of Japanese Interculturalism

Ke R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Zhaoqi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renke0105@163.com**

Abstract
Bing Xin's five-year stay in Japan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reconceptualization of Japan, during which Bing Xin's positive side can be seen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while the friction with the foreign culture also brought Bing Xin a sense of discomfort. This paper analyzes Bing Xin's reconceptualization of Japan and her gesture of acceptance of foreign culture experience through interviews, letters from friends, and remarks in the public media during her stay in Japan.

Keywords
Bing Xin; Japan;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Recognition; Tolerance

一、引 言

1946 年冰心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家属赴日，开始了长达 5 年的在日生活。陳明 (1986) 在采访中冰心提到：“1946 年因公我从横滨到了东京，一路惨境难以置信，房屋倒塌、无家可归、忍受饥饿。”面对日本战后满目疮痍的状况，冰心对普通民众有了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在此期间日本媒体对冰心的来日进行了报道，并对与饭塚朗、家佐多稻子、林芙美子等日本著名作家的座谈、交流活动进行了追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踪报道，在当时日本的报纸、杂志上留下了许多至今依然可以查询的宝贵记录。对日本民众的同情、与文化界的交流、面向日本女性的荐文、指出中日两国友好发展需要青年一代的努力等一系列的举动可以看出冰心在为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加强相互理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冰心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曾先后八次赴日，1946-1951 年是冰心的第三次赴日，对冰心再认知日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冰心在日 5 年期间的访谈录、友人往来书信、公开媒体发表的言论等资料为主线分析冰心对日本的再认知过程以及异文化体验受容的姿态。

二、对日本的初认知

1923 年 8 月 21 日美国留学途经日本神户、横滨，乘电车到东京市内观光，23 岁的冰心第一次赴日，在东京“游就馆”看到陈列的中日战胜纪念品和墙壁上有关战争的图画使冰心的爱国之血如怒潮般腾涌起伏。冰心的父亲作为北洋海军“来远”号的枪炮手参加了甲午战争，唐宏 翁军 (1994) 冰心回忆到：“甲午战败，不断传来海军官兵阵亡的消息，福州城内一片悲恸，景象凄惨。”战争的惨败、父亲奇迹般生还的话题充斥在冰心的幼年时代，作为军人的女儿萌芽了正义之心。冰心母亲体弱多病，从幼儿时期冰心就在奶妈的照料下长大，奶妈是一个身体结实忠厚老实的妇女但对日本人极其厌恶。謝冰心 (1993) 提到：“说来奇怪，我的抗日思想，最初是因为奶妈的影响在心里扎了根。”八九岁的冰心与奶妈分享去日本料理店吃饭发生的趣事时，奶妈睁大了眼睛脸色瞬间发生了变化，边哭泣边大声嘶吼的场景让冰心受到惊吓终身难忘。奶妈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日本人家破人亡、无家可归，年幼的冰心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奶妈过激的反应，但对一起生活多年的奶妈有了同情。謝冰心 (1993)“从这以后，我敌视日本人。不买日本制的玩具，不要日本制的礼物，朋友送的有关日本的图画全部用刀子划烂。”这时的冰心对有关日本的一切产生了抗拒，对总是给人带来不幸的日本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有了仇恨。因为日本父亲险些丧命，因为日本奶妈失去亲人和幸福家庭，对父母的爱，对奶妈的同情，幼年的冰心憎恨日本，对日本有了较为初步的认知。冰心幼年时期形成的日本观念延续到学生时代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1919 年，19 岁的冰心入读北京协和女子理科预科，作为在京福建学生联合会的一员参加抗日活动。謝冰心 (1993)“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学生们组织了游行。同学们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在心里高喊着，杀光东洋鬼子。”1919 年 5 月 4 日，冰心因为要照料住院的弟弟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政府镇压逮捕学生，冰心旁听被逮捕学生的判决会，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发表，将冰心内心深处对日本的憎恨再一次激起。大学生罢课、街头演讲、政府的大规模镇压、逮捕等一系列光景激发了冰心作为大学生要救国的使命感。幼年的冰心作为军人的女儿对战争的惨败记忆犹新，对因为日本人而失去幸福家庭的奶妈的同情，学生时代的冰心参加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救国活动，冰心听到的、看到的、亲身经历的所有一切使其对日本没有任何好感更多的是抗拒和憎恨。

1936 年 8 月 27 日冰心与丈夫吴文藻欧美访学旅行途经日本横滨，36 岁的冰心第二次赴日，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蔵在东京举行《吴文藻博士冰心女史欢迎茶会》(1936) 欢迎会上冰心夫妇与以鸟居为首的文人学者、思想家等相互交流，眼前的日本人与在中国看到的日本人完全不同差别之大冰心很是惊讶。神近市子 (1936) 冰心说到：“对在北平、上海、南京的日本人的印象和眼前日本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人的印象差距非常大，大到在我的认知里无法认同为同一个日本的。”在中国给人带来不幸的日本，暴力侵略的日本，在冰心的印象中尤为深刻，对日本、日本人没有任何一丝好感。第二次赴日也是与日本文人学者相互交流的第一次，日本学者被冰心的气质和才华所吸引，彼此之间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冰心认为与在中国看到的没有任何同情理解的愚蠢的日本军人相比较眼前的这些日本文人才是日本真实的存在。神近市子（1936）冰心提出：“今后我想学会日语，用日语可以通信，用日语可以交流，我很期待这样的再见面。”欢迎会的举行是冰心对日本再认知的基础，与日本文人的相识是再认知的契机。

三、对日本的再认知及异文化体验姿态

1946 年 11 月 13 日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家属，46 岁的冰心第三次赴日，在东京麻布広尾町代表团驻地开始了长达 5 年的在日生活。冰心的赴日颇受日本媒体关注，对采访、访谈等进行了各种相关报道。11 月 29 日在每日新闻刊载“以中国女流作家谢冰心女士为中心，女流作家佐多稻子、林芙美子就中日文学，女性问题等进行交流，希望座谈会为中日文化友好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座谈会上冰心表达了对日本女性的肯定和赞美，交流了战时作家的创作自由，了解了女子受教育的不平等。当冰心目睹战后日本的惨状，民不聊生的现状，作为文人她在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呼吁战争受害的中日两国民众特别是女性和青年早点从悲痛中站起来，同时可以洞察冰心异文化体验受容的姿态。

冰心目睹战后的日本，战争同样给日本国内带来重创，倒塌烧毁的房屋、无家可归的民众、缺衣少粮的惨状，与 1923 年留学途经的日本、1936 年访学旅行路经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陳明（1986）冰心回忆到：“那时，由于粮食紧缺，在日本我经常召集在留学美国时的日本同窗们，到我家边吃饭边了解有关日本的一些情况。因为战争造成众多人不幸，我要为今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尽最大的努力。”冰心积极了解战后日本民众的状况产生了更多的同情，对日本民众的态度和感情发生了转变，认为中日两国的文人学者要肩负起社会使命，应彼此正确理解和沟通为友好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受幼年时期家庭环境和学生时代社会的影响，冰心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好印象。1936 年的第二次赴日，在欢迎会短暂的时间内由于语言问题不能直接与日本文人沟通，错失客观深入了解日本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有关日本民众各种信息的时机。战后的 5 年驻日是冰心客观认知日本和了解日本民众的重要阶段，也可以捕捉到冰心异文化体验受容姿态的明显变化。当冰心再见到留美时期的日本同窗，面露憔悴焦虑不安与留学时期的心中充满爱、进步好学的她们判若两人。其中一位好友三島すみ江（1947）这样说到：“战争终于结束了，在瓦砾中饿的失神时，忽然谢冰心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作为日本文人的三岛承受了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也揭示了日本一般民众在战时水深火热的惨状。冰心与三岛在美国留学时相识相知，受冰心的影响三岛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厚的兴趣，三岛向往中国，想去那里感受中国人的生活、去学中文、去接触对日本文化背景有影响的中国历史，冰心也愿意帮助三岛在自己的母校燕京大学求得教职，由此可见冰心与三岛的友情非同一般。中日交战关系恶化导致两人的约定并未实现，长期音信不通、面对冰心在战争中不幸遇难的数次传言，三岛悲痛万分怀念自己的挚友，就这样半信半疑等到东京再会冰心，激动感慨万分。冰心对日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本女性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希望女性坚强，为日本的重建贡献一份力量，謝冰心（1948）强调到：“每当我想起日本女性苍白的面庞，都可以放下辛酸悲伤的民族立场，作为女性同时又是母亲赤裸裸的呐喊。”通过不同场合不同的交流，冰心意识到受伤害的不仅是中国民众，日本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同样经历了生死，对民众的同情理解和友好是冰心异文化受容姿态之一。

冰心驻日期间对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饶有兴趣，在主动接触观察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比较着中日家庭的生活情况。有一次，冰心夫妇去家境优渥的日本人家里做客，让她不能理解的是只有男主人出面招待并未有机会见到女主人，在中国的话如果是夫妇来做客一定是夫妻二人一起招待。通过一次做客让冰心初步了解日本女性在家庭乃至社会所处的尴尬地位。謝冰心（1947）提到：“在家庭制度方面中日有着很大的认知差别。在日本的家庭，面对家长绝对话语权妻子是完全服从无能力的状态。反之，在中国，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是被认可的。”同为女性的冰心在日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被日本媒体报道称为“女流作家”“女流”二字在中国绝不是尊敬的称呼，冰心对此不满。冰心希望日本女性能正视自己的立场，也认为女性对家庭和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凭着作家的感性开始了面向日本女性的创作。随着与普通家庭接触机会的增多，冰心在生活习惯上受到了异文化的冲击。卓如（1999）冰心在给友人赵清阁的书信中写到：“在此饮食太坏，标准太低。赴日本人的宴会，日本饭真难吃。”这是 1947 年 2、3 月份写给友人书信中的一句话，日本战时大量的消耗导致民不聊生，普通家庭勉强裹腹，再加上冰心天生体弱被精心呵护长大，对饮食有所抱怨也是情理之中。日本学者饭塚朗（1939）曾在《冰心的脆弱性》一文中批判到：“在富裕的家庭出生成长，不知辛酸和劳苦，她所处的环境造就了她的脆弱性。”事实也并非如此，在驻日的 5 年中，虽然并没有接受大多为冷食的日本饮食，但冰心在努力尝试亲手做饭菜，就如上田宣子（1982）在《异国文化和日本人》一书中提到的：“一日三餐是人类生存不可欠缺的营养来源，同时也是一种乐趣所在。”冰心在与三笠宫访谈中分享了自己不仅学会了做饭菜而且还乐在其中。日式独特的居住习惯冰心也并不适应和接受。謝冰心（1948）曾提到：“脱掉鞋子进屋，我觉得不方便始终不习惯。住旅馆我更喜欢选择洋式房间。”冰心最早与异文化相遇是 1923 年 23 岁远赴美国留学，1936 年随丈夫的赴美访学，在驻日之前冰心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早机会多，相对来说更容易接纳西方文化和习惯，先入为主的“洋式”占据了主导。另外，冰心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受封建思想的禁锢，謝冰心（1948）说到：“我的母亲，无论何时都不允许我们光脚或穿拖鞋，母亲认为鞋同衣服一样重要。”冰心曾说到，我的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贤妻良母”的教育理念影响了她的一生。大林太良（昭和 57）在《文化摩擦的一般理论》中强调：“即使人们知道自文化和他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依然会用自文化作为衡量的标准，对他文化进行批判和评价。也就是说，在某种文化里出生成长，其结果，有以自文化的行为模式、价值观等作为标准来审视评价异文化的倾向。”1946 年驻日 46 岁的冰心用根深蒂固的自文化审视着陌生的他文化，在饮食和居住习惯上发生文化摩擦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每到春天日本民众最期盼的就是樱花的盛开，但冰心对樱花并不喜爱。卓如（1999）在给巴金的书信中写到“这里正在开樱花，我始终不爱它，觉得它给我的印象，是单薄，暗淡！昨天我们去青山墓地和上野公园，都有日本人喝醉了在大哭”樱花的寓言过于哲学，而大多是悲观的，花瓣轻薄禁不起风雨，特别是在樱花树下日本人茫然的表情、不可思议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的行为是冰心不喜爱樱花的原因之一。戴季陶（1972）曾在《日本论》中评论到“日本更多的兴致是优雅和精致，欠缺的是伟大和崇高，特别是伟大。”比起精致易凋落的樱花，热情壮观的枫叶更吸引冰心。带着已有的价值观和审美感在日本异文化体验，认同的肯定、不适应的否定，由此可见 46 岁的冰心很难再轻易接受日式的审美。 冰心驻日 5 年，与文人作家的交流、亲历战后的日本，对日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担负起为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友好发展的重担；了解一般民众生活的困苦现状，替被社会家庭轻视的女性鸣不平，为日本女性而创作；但在习俗和生活习惯方面更多的是不认同不接受。冰心异文化体验的姿态是积极的，但由于语言无法直接沟通，用已形成的价值观为标准衡量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入乡随俗”异文化体验的弹性姿态并不理想。

四、对日本女性和青年的期望

冰心驻日期间，通过与女性作家的交流、观察一般女性的生活，意识到日本并未实现男女平等，男女同酬，且日本女性接受教育的普及率远远赶不上中国。冰心对日本女性有着勤劳爱干净又稳重的好印象，但对日本社会的女性力量极少且地位低下，更多的是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没有话语权的现象无法理解。当时日本的初中教育里就有特殊课程专为女生开设，做料理、女红等操持家庭为教育的核心，日本封建制度下的女性地位低，要求接受的是具有浓重封建色彩的“贤妻良母”式教育。谢冰心（1947）提出：“女性问题是两国共有的问题，尽早把女性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办法是教育的普及和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办法。”女性的解放、女性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就是教育普及和男女共学，历经波折崔淑芬（2007）：“1919 年中国实施从小学开始内容无差别，同等程度的男女共学。”可见中国比日本率先做到重视女性同等接受教育的社会问题，积极打破禁锢束缚女性的封建制度，转变民众对女性的陈旧思想认知，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女子教育水准的提高意味着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

冰心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由，认为男女共学是发展自由恋爱必要条件之一，通过自由恋爱婚姻自由实现男女平等是不可忽视的存在。1923 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在留美的轮船上初相识，在美国互通书信，1926 年学成回国之际受吴文藻之托将一封长信和一张照片转交自己的父母表示想成婚的诚意，1929 年 6 月 15 日两人结婚。对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在读的长男、外国语学院就读的两个女儿，冰心对儿女在大学时期自由恋爱是赞成并支持的，谢冰心（1948）“现在的婚姻关系是相当自由的，男女共学的学校会定期组织举办高水准的社交活动。当东洋固有的谨慎和西洋的自由活泼相融合时，自由恋爱并不是荒唐之举。”由父母包办甚至买卖婚姻的陈旧观念和形式，因为男女共学，为大学生提供了自由恋爱可实现的机会，学生的新思想新习惯和睿智是推动家庭生活变迁的动力，同时影响着和促进了中国社会结婚观念和形式的转变与发展。 日本贤妻良母的教育是阻碍女性发展的关键，谢冰心（1947）犀利指出“日本如果想发展成为和平的国家，一定不能忽视作为独立女性的成长过程，必须做到教育更加多元化。”同时认为教育普及、男女共学、经济独立是日本女性提高社会地位的必要前提，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社会安定、社会复兴不可欠缺的重要要素。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女性新聞（1947）报道：“1947 年 5 月末，冰心出席国民参政会临时回国，在国内各地举办就有关日本的演讲会。”此时的国民对日本感兴趣、对日感情也趋于平静，冰心利用回国之际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举办演讲会，当得知是亲临战后日本的作家，千人会场每场都座无虚席，青年男女人数最多。其中对战后日本青年的动向，法律赋予女性更多权利等问题上表现出兴趣和期待。謝冰心（1948）指出：“中日两国的学生是未来两国关系的设计者。特别是日本的学生需要反省，请拿出你们的真挚实际的举措。中国的学生要相信会与有诚意的日本学生携手共创的那一刻。”冰心对日本青年学生给予厚望，国家民族的复兴、两国的友好发展必须要借助青年学生的团体力量。冰心（1947）在给庆应大学学生的一封信中写到：“学生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年轻勇敢真实纯真。现在的日本青年学生身处国家解放和改造过程中，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神圣的。”甲午战争以来，日本自认为是亚洲强国，三笠宫（1948）认为：“对中国人日本人有着不正确的优越感”日本的青年学生需要重新审视错误的优越感，冰心希望日本学生能做到，在追求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与在日外国人多接触学习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文化，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建立民族间的真友谊。当条件允许时，有更多的日本人到海外去体察各国的风土人情、去访学，开拓视野进步自己的思想，随着与异文化接触机会的增多，懂得客观认知判断事物，化解文化冲突，学习先进技术，与世界各国的文人学者携手共创和平世界是青年学生的伟大使命。冰心希望日本的学生能认识到，男女在法律上是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要承认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要意识到战后日本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假如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且无知，将大大削减社会力量，社会的发展女性力量不可欠缺。男女平等求学提供彼此接触的机会，自由恋爱、以爱情为基础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婚姻，构建价值观相同民主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素之一。教育平等充分尊重女性的人格、言论和思想，发挥女性独有的平和稳健柔韧的天性，相互扶持携手共创美好家园。

1946-1951 年 5 年驻日，冰心对日本的认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异文化受容过程也显而易见。面对战后惨况同情理解日本民众，呼吁要重视女性的平等教育，女性对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出未来两国的友好发展需要青年学生携手共同打下坚实的基础。冰心从自身做起承担了交流的责任和义务，在中日两国间传递信息，为两国民众正确客观认知彼此而不懈努力。1951 年回国，之后又先后五次随访日代表团赴日，直到 1980 年 80 岁的冰心都在为中日友好交流默默做着贡献。

参考文献

[1] 陳明．北京・作家の居間にて－謝冰心女士との語らいのとき [J]．婦人之友，婦人之友社，1986(2)：184
[2] 唐宏 翁军．冰心老人話甲午 [J]．海洋世界，1994(9)：25
[3] 謝冰心 竹内実訳．女のひとについて－きれいな奥様をもらいなされといった、私の乳母 [N]．朝日新聞，1993.9 ：70
[4] 謝冰心 竹内実訳．女のひとについて－きれいな奥様をもらいなされといった、私の乳母 [N]．朝日新聞，1993.9 ：73
[5] 謝冰心 竹内実訳．女のひとについて－きれいな奥様をもらいなされといった、私の乳母 [N]．朝日新聞，1993.9 ：74
[6] 吳文藻博士冰心歡迎会 [J]．日華学報，1936(58)：56
[7] 神近市子．冰心女士の印象 [N]．東京日日新聞，1936.9.15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8] 神近市子．冰心女士の印象 [N]．東京日日新聞，1936.9.15
[9] 中日女流作家の座談会ー謝冰心女史囲み [N]．毎日新聞，版三 1946.11.29
[10] 陳明．北京・作家の居間にて－謝冰心女士との語らいのとき [J]．婦人之友，婦人之友社，1986(2)：184
[11] 三島すみ江．謝冰心さんと私 [J]．婦人朝日，1947(2)：31
[12] 謝冰心 長谷川仁訳．日本女性への期待 [J]．婦人，世界評論社，1948，2(8)：3
[13] 謝冰心 三島すみ江（対談）．立ち上がる友への助言 [J]．婦人画報，1947(2)：37
[14] 卓如编．冰心全集 [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3：407
[15] 飯塚朗．冰心の脆弱性 [J]．中国文学月報，中国文学研究会，1939.(49)：13-15
[16] 上田宣子．異国体験と日本人ー文化精神医学の比較 [M]．東京：創元社，1982：36
[17] 謝冰心 閻承惠訳．日本の風景 [J]．女性線，女性線社，1948(7)：22
[18] 謝冰心 閻承惠訳．日本の風景 [J]．女性線，女性線社，1948(7)：23
[19] 大林太良編．文化摩擦の一般理論 [M]．東京：厳南堂書店，昭和 57：70
[20] 卓如编．冰心全集 [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3：442
[21] 戴季陶 市川宏訳．日本論 [M]．東京：社会思想社，1972：159
[22] 謝冰心 西清子和訳．戦後における中国青年婦人の日本への関心 [J]．中国研究所所報 1947(8):25
[23] 崔淑芬．中国女子教育史ー古代から一九四八までー [M]．東京：川島弘文社，2007：227
[24] 謝冰心 閻承惠訳．現代中国の学生生活 [J]．婦人の世紀，1948.(5)：91
[25] 謝冰心 三島すみ江（対談）．立ち上がる友への助言 [J]．婦人画報，1947(2)：36
[26] 帰国した謝冰心女史 [N]．女性新聞，1947.10.1
[27] 謝冰心 閻承惠訳．現代中国の学生生活 [J]．婦人の世紀，1948.(5)：94
[28] 冰心．日本の学生に與う [N]．三田新聞，1947.1.25
[29] 三笠宮 謝冰心．希望を語る [J]．鏡，鏡書屋，1948.(9)：18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